张崟画坛辟蹊径

□ 林 敏

乾隆至嘉庆年间，镇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画家，世称“京江画派”，张崟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。

张崟，字宝崖，号夕庵，丹徒人，生于乾隆二十六年(1761) ，他的父亲在蒜山下营造富有园林之胜的新居，能诗善画，家藏法书名画甚丰。张崟自幼就善画、工诗，16岁时与镇江诗人李御等分韵作诗，后为贡生。他性萧淡，平素闭户却扫，常常经月不出，遇山水赏心处，又经月不归。

张崟的画，“内师古人，外师造化”。早期出自吴门画派，对元代画家中的王蒙画派也较为亲近。他后期深悟米芾画法，化合吴门派、王蒙和米氏诸画法，而又饶有新意。他青少年便漫游江浙，纵情山水，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养分。他的画掩映一时，花卉竹石佛像皆超绝，而尤擅山水，独沿文(征明)、沈(周)，上追宋元。他现存的《春流出峡图》根据唐诗“巴国雪消春水来”的构思，画高山峡谷，春流而出，舟行其中，景愈远愈高，浓雾中露出远峰。他画山石仅用淡墨构括，分出大概结构，很少用线条皴写，而是用小而密的圆点皴写，而后用淡墨水和极淡色渲染，高雅精丽，十分别致。米芾用大笔横点，张崟用小笔圆点；米画简疏草草，张画繁密谨严；张画从米画得到启示，但又神功独运，写实创新，自成一家。“落笔浓重，展卷了然，望而知为京江人。”

张崟山水画中突出的景物是松，凡是山水都离不开松，故有“张松”之称。他将松看着是“耐岁寒”“不改色”的君子，也是他性格的象征。所以他画中之松，都是枝干挺拔、松叶繁茂、千错万攒、生气盎然的青松。张崟的画风很有影响，“邑之画者宗之”，曾带动了一大批镇江画家。

张崟的画在当时影响很大。“江南得君画，片纸如珍获”。许多达官显贵都向张崟求画，张崟一生不应科举，不与官场衣冠贵胄交往。他听说扬州盐运使丁淮“有过访之意，即托病辞” 。常州诗人洪亮吉慕名来访，他拒而不见，洪亮吉在临江阁道士那里找到他，当他知道洪亮吉不是俗吏时，才结为好友。四方名流过京口，都以见张崟为荣。张崟深以为苦，隐居于八公、五州诸山，累月不归。他的旧居在蒜山，后徙于山水赏心之处的城东，室宇湫隘，蓬蒿塞径，他读书作画其中，自号“城东蛰叟”。他在空暇时常与好友相携游于西津、北固，意兴所致，笺墨纵横，风韵绝人，创作了《润州十二景》《招隐幽趣图》《鹤林烟雨图》等大量镇江山水画。著有《逃禅阁诗集》《晴佳阁书画摘抄》等。今镇江博物馆藏有他的名画多幅。

诗意吟秋风

□ 钟竹意

“秋风万里动，日暮黄云高。”不知不觉，又是一年秋日近，又是一季秋风起。在诗词中，“秋风”一直是备受钟爱的意象，或哀愁，或豪迈。绝美动人的诗句，穿越时光的长河，乘风而来，不灭不休。

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，这是《九歌》里的秋风，屈原对着秋风中的洞庭，看树叶纷飞飘零，汨罗江远远地像一条长长的衣带，在秋风里，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，不知有谁知道诗人在秋风里的悲悯情怀?

秋风总是和高高的天空、飘零的树叶联系在一起。同样，秋风在三国时代的天空中也吹得那样强劲。曹植的两句“高树多悲风，海水扬其波”，脱俗而睿智的文风，苍凉而雄劲的意境，读起来语出皆惊。

秋风多凄凉，似乎更合适抒发愁苦，但是在曹操笔下，秋风显示出她的大气磅礴。“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”诗中虽有“秋风萧瑟”，却不见萧瑟之感。曹操将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入景中，读来让人顿觉心胸开阔。

秋是悲凉更是希望的季节。泛黄的树叶、枯黄的花朵和那萧萧的落木、飕飕的冷风，确实易使人生出悲秋之感。 唐代诗人杜甫的秋风着实让人感受到另一种复杂的感受，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杜甫时代的秋风，不禁让人扼腕叹息，据考证，这首《登高》是杜甫寄居夔州也就是重庆奉节县时写的，在江边的高山上，诗人面对的是瑟瑟的秋风、滚滚的江涛，耳边是风声、猿啸，长年漂泊，老病哀愁，杜甫把自己的一腔无奈写给了秋风。

如果说杜甫的秋风给我们的印象是悲愤的，那么宋代陆游的秋风却是壮志未酬的感慨，“早岁那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。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”那两次胜仗，一次在大雪纷飞的瓜洲渡，宋军击溃了金主完颜亮率领的企图南下的大军，而另一次则是在陕西宝鸡西南，在阵阵秋风中，同仇敌忾的宋军铁蹄所向披靡。然而，秋风依然，却只有两鬓飞白，秋风浩荡的时候，心中才有涌起千军万马的铁骑，陆游的秋风是那样豪迈、雄健。

一往情深深几许？深山夕照深秋雨。秋天也是最惹相思、充满诗意的季节。它有着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绚烂，有着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气节，有着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闲适，有着“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的愁思……秋天诗意，恰如诗意人生。

镇江：一城山水半城诗

□ 张伟清

我最早知道镇江，是上小学读到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。后来又在课本里读到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、王湾《次北固山下》、辛弃疾《南乡子》《永遇乐》等，这些诗词都涉及镇江，我也不断加深了对镇江的认知。

但真正了解镇江，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镇江上学之后，一步步领略了这座城市的美丽山水。

镇江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，城南有著名的南山，山上有昭明太子编撰《文选》的读书台。城北昔日临江，分布闻名遐迩的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。城内古传“三山五岭八大寺”。宋代陈亮说镇江“一水横陈，连岗三面，做出争雄势”。米芾赞誉“城市山林”。叶梦得描述镇江“云峰横起，障吴关三面”。陆游云：“江左占形胜，最数古徐州。”辛弃疾写镇江更有气势：“何处望神州？满眼风光北固楼！”

那时，我和同学多次去过江边的“三山”和南山。在一次次惊艳镇江山水的同时，更被其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不朽诗篇而折服。

北固山不高，有刘备招亲的甘露寺、“天下第一江山”石碑。明代《京口三山志》载，梁武帝御书“天下第一江山”，清程康庄临摹吴琚六字勒石，留下此碑，成为北固山乃至镇江山水重要名片。

北固山横枕大江，风景秀丽，文化叠层深厚。诗仙李白有诗：“丹阳北固是吴关，画出楼台云水间”。王昌龄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成为千古名句。唐代芙蓉楼，原本建在北固山支脉月华山上。曾巩在多景楼写下：“欲收嘉景此楼中，徙倚阑干四望通”。

还有很多英雄豪杰，在此遥想三国峥嵘历史，渴望一展自身才华，壮怀激烈，写下许多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。辛弃疾《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《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，就是他两度登临北固亭所作，并使北固山获得“宋词第一山”美名。陆游曾写《水调歌头·多景楼》。与北固山相关的诗词有100多首，像北固山这样诞生这么多顶级诗篇的地方，其他地方极少。

金山，原是长江中的小岛，久以“卒然天立镇中流，雄跨东南二百州”被道，还以“白娘子水漫金山”的故事而闻名。山上有始建于东晋时期的金山寺，其大雄宝殿曾于1948年毁于火灾，我们读书时还未重建。

金山名胜古迹甚多，涉及的古诗词俯拾皆是。张祜诗云“树影中流见，钟声两岸闻”。沈括赞其“楼台两岸水相连，江北江南镜里天”。王安石在慈寿塔写下“忽见鸟飞平地上，始惊身在半空中”。辛弃疾也曾登临金山，作“不是望金山，我自思量禹”。苏轼先后11次莅临镇江，留下传世诗词上百首，其中金山诗有《游金山寺》等18首。他的《水调歌头》，据宋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《坡仙集外纪》记载：此诗非作于山东密州，而是金山妙高峰。

焦山，原是长江中的小岛，因东汉焦光隐居山中而得名。以前，我们去焦山，都要渡船上山。其以“大字之祖‘瘗鹤铭’”为代表的焦山碑林，以及气势磅礴的摩崖石刻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书法之山。此山有李白的《焦山望松寥山》，苏轼《自金山放船至焦山》，吴琚《春日焦山观瘗鹤铭》，清代郑板桥《送友人焦山读书》。乾隆6下江南，每次驻足镇江，留下诸多御笔墨宝，他的“铁塔一枝堪作笔，青天够写几行多”不愧皇家气象。《光绪丹徒县志》载，乾隆在镇江作诗115题143首，被称“皇阿玛的镇江诗”。

南山，古木参天，竹林繁茂，以幽雅宁静著称。我们曾在此登山、野炊。至今犹记唐代李涉《题鹤林寺僧舍》：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康熙《竹林禅院》：“丛生岩磴密，枝拂云烟长。”以及李绅《望鹤林寺》、苏轼《游鹤林寺》等。

也许是耳濡目染，也许是对文学的偏爱，我们很多同学开始喜欢诗词，在学校发起成立了梦溪诗社，聘请全国著名诗人丁芒和镇江师专杨积庆、周仲器教授担任顾问和名誉社长，经常举行校园诗歌朗诵会、诗歌创作竞赛活动。我对诗歌也产生浓厚兴趣，撰写的毕业论文《试论中国山水诗的形成》，发表于《镇江师专学报》。我工作后，曾任梦溪诗社指导老师，并主编过《梦溪诗苑》社刊，还利用《镇江师专报》文艺版责任编辑的机会，支持一群学生诗人创作诗词。我调离学校后，虽在工作中很少用到诗词，但关注和学习镇江诗词的习惯一直长在，我发现镇江的诗词博大精深。

镇江的诗词发端于魏晋南北朝，当时六个朝代立国于江东地区，国都大多在建康（南京）。镇江紧邻建康，北临大江，南据峻岭，位置重要。同时由于战争频发，不少中原人士南迁，促进了长江中下游文化的融合。“田园诗派鼻祖”陶渊明，行经曲阿写下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。山水诗鼻祖谢灵运《从游京口北固应诏》，是现存较早咏写北固山的诗篇。颜延之《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》被萧统编入《文选》。鲍照吟写了《蒜山被始兴王名作》《从拜陵登京砚》等。他们在镇江写下了吟咏镇江的第一批诗作。

这时，镇江民间也出现了歌唱纯真而凄婉爱情的乐府民歌《华山畿》：“华山畿，华山畿，君既为侬死，独生为谁施？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侬开。”表达了女子为情所感和为情而死的决绝态度，成为梁祝故事的雏形。这些诗，是镇江大地最早绽放的绚烂花朵。

镇江的诗词，繁荣于唐宋。隋唐时期，京杭大运河建通，漕运移于京口，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无不登山临水，吟咏流连。孟浩然、王湾、王昌龄、李白、陆龟蒙、戴叔伦和来自日本的晁衡等均有镇江诗篇。李德裕三任镇江刺史，写下《多景悬窗牖》等。北固山留有晁衡《望月望乡》诗碑，意境与李白《静夜思》神似。郡内名士亦留有千古佳篇，许浑存诗530多首；张祜在西津古渡留下《题金陵渡》，“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”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中收录的唯一一首由女性创作的诗歌《金缕衣》，其作者便是镇江才女杜秋娘。她的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强调“莫负好时光”，催人奋进。

北宋初年，江南繁富，许多达官贵人、文化巨匠来此宴集行吟。士大夫亦多于此筑室置园，娱亲逸老，一时京口名园星布，甲第云屯，文士会集。

从北宋到南宋，范仲淹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陈亮等名公大佬，都在此流连并写有名篇巨著。曾公亮“要看银山拍天浪，开窗放入大江来”，以动写静，平中见奇。释仲殊的“万岁楼边谁唱月，千秋桥上自吹箫”，为镇江增辉。

南宋与金对峙时，京口成为军事要地，陆游、文天祥、辛弃疾、戴复古、陆秀夫等一时英隽，极目长江东逝水，吊古伤今，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之作。

元明清时期，除汉族著名诗人赵天锡、唐寅、杨一清、祝允明、王世贞等诗家词人均留有名作。蒙古族的萨都剌，《全元诗》收集其诗794首，其中镇江诗最多。王阳明11岁现场作《咏金山寺》，有人怀疑其事先准备，改命题作文，他再作《蔽月山房》，众人皆服。他的“金山一点大如拳，打破维扬水底天。”“若有人眼大如天，当见山高月更阔。”受人称赞。日本森槐南曾作《夜过镇江》，其“好赊京口斜阳酒，流水寒鸦万柳丝。”令人难忘。

此时，本地“京口三诗人”“京江七子”“嘉隆八子”等地方流派也名重一时。清代“京江画派”的画家大都擅长诗词，其中“淡墨探花”诗联书画家王文治，既是“京江画派”代表人物，也是“京江诗派”领袖。他们寻梦诗和远方，情醉山水镇江。

进入近现代，著名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定居丹阳，民主革命家赵声出生镇江，陈毅元帅在句容茅山建立革命根据地。他们在镇江写下的诗篇，使镇江江山增色，大地增辉。

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。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千百年来，无数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、文人墨客在镇江登高望远，触景生情，览景抒情，让古城镇江沐浴着旖旎墨香，诗意万千。这些诗词展现了镇江壮丽的江山美景，赞美了不朽的英雄人物，抒发了强烈的报国之志，表达了高远的志向、独特的心境和深厚的思乡思友之情，从自然美、社会美和艺术美诸方面，给人高度的艺术享受、深刻的思想启迪和有益的精神熏陶。

《全唐诗》收集诗词4.9万余首，其中歌咏镇江的有千首之多。我国有5万多首唐诗、2万多首宋词、3800多首元曲。据有关资料，历代名人涉及镇江的诗词达万首之巨。

镇江，一城山水半城诗。因为名诗美词，爱上这座城市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中的镇江元素(续)

□ 徐 苏

扬州城中镇江画家的传奇

扬州的画家是出了名的，尤其是扬州八怪天下闻之。历史上有许多画家都喜欢到扬州来，绘山水，拓画境，以画会友，交流技法。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也记录了不少镇江画家在扬州的活动与生活情况。如“丹阳蒋璋，字铁琴，居扬州。画大幅人物，与瘿瓢齐名，尤工指头画。善歌，城中唱口宗之，谓蒋派。又呼之为蒋胯子。”再如“潘恭寿，丹徒人。工山水花卉人物，每画必王梦楼题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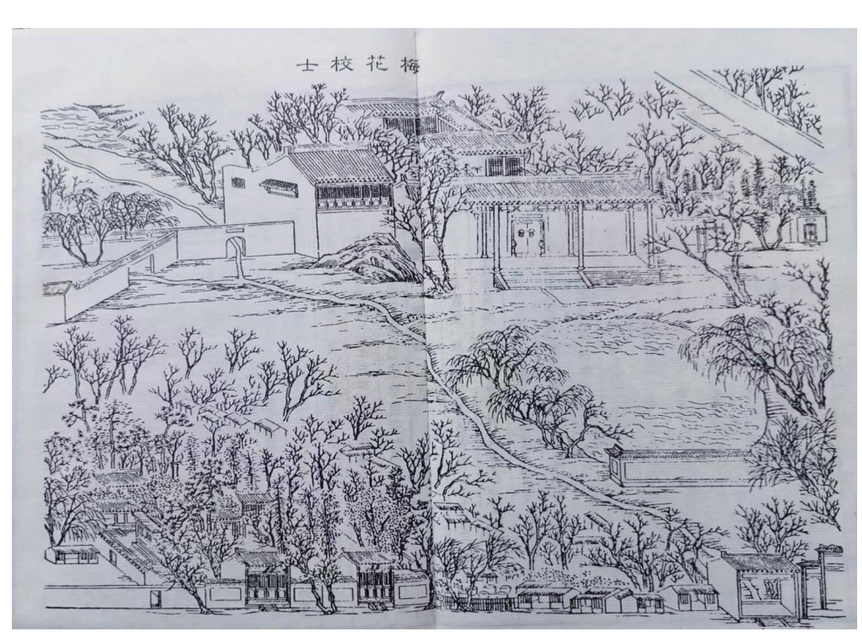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记录镇江画家最仔细的是丁皋，他精湛的传真技艺被描写得惟妙惟肖。“传真为画家一派，《西京杂记》载毛延寿、陈敞诸人，晋顾长康传神阿堵，皆其技也。陶九成《辍耕录》载其法而未详。丹阳丁皋，字鹤洲，居甘泉，精于是技，撰《传真心领》二卷”。在扬州任职的卢雅雨转运使对丁皋的传真技法很欣赏，为他的《传真心领》作序：“古传画学，众体各有师法，而肖像无专门，亦未有勒成一书者，不可谓非艺林之缺事也。丹阳丁君鹤洲，世传其业，运思落墨，直臻神解，随人之妍媸老少，偏侧反正，并其喜怒哀乐皆传之。近为余绘十二图，图各有景，见者惊叹，以为须眉毕肖，而神色舒肃，悉与景会”。 卢雅雨感叹丁皋的技法如同天授，非学力所能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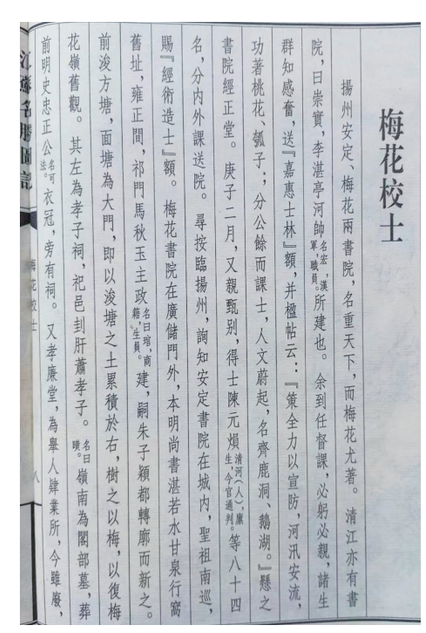
丁鹤洲的儿子丁以诚，字义门，也是镇江有名的书画家。撰《续心领》四卷，论朽染之法尤详，“传父业亦能精肖，四方来求者，远至数千里”。父子两人在扬州还结交了不少画家，并传其精湛的技法。

扬州书院中的镇江学者

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记录了镇江学者在扬州两大著名书院中执教的情况，为研究镇江的教育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。书中说，梅花书院是扬州最有名的书院，位于广储门外。这里曾走出过4名状元，鼎盛时与著名的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、应天书院、白鹿书院齐名。乾隆、嘉庆、道光时期的梅花书院，与扬州安定书院互用学师，使人才得以交流，影响得以扩大。梅花书院诞生了众多学有成就者，如扬州学派知名学者刘文淇、凌曙等。此外如任大椿、汪中、段玉裁、王念孙等名流，所从书院是安定还是梅花尚不确定，但从两家书院互聘学师来看，梅花书院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必定有所影响。

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详细记录了镇江学者在扬州两大学院充任学师的过程。“安定、梅花两书院，四方来肄业者甚多，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。自裴之仙至程赞普数十人，详其本末于左。裴之仙，镇江丹徒人。善属文。眇一目……”





梅花校士

扬州安定、梅花兩書院，名重天下，而梅花尤著。清江亦有書院，曰崇實，李湛亭河帥名宏軍，漢員所建也。余到任督課，必躬必親，諸生群知感奮，送『嘉惠士林』額，并楹帖云：『策全力以宣防，河汛安流，功著桃花、瓠子；分公餘而課士，人文蔚起，名齊鹿洞、鵝湖。』懸之書院經正堂。庚子二月，又親甄別，得士陳元煐清河人，廩生今官通判，等八十四名，分內外課送院。尋按臨揚州，詢知安定書院在城內，聖祖南巡，賜『經術造士』額。梅花書院在廣儲門外，本明尚書湛若水甘泉行窩舊址，雍正間，祁門馬秋玉主政名曰瑤，商籍，建，嗣朱子穎都轉廊而新之。前浚方塘，面塘為大門，即以浚塘之土累積於右，樹之以梅，以復梅花嶺舊觀。其左為孝子祠，祀邑刲肝薦孝子。名曰曄。橫南為閣部墓，葬前明史忠正公名可法衣冠，旁有祠。又孝廉堂，為畢人肄業所，今雖屢，

文。眇一目……”

除了学师，在梅花掌院五人中，镇江学者就占了两位，分别是茅元铭，字耕亭，号粟园，江苏丹徒人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)进士。历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河南、广东学政等职。学问渊博，精通诗赋，《京江耆旧集》云其“阁学冲和恬雅，心手谐畅”。蒋宗海，字春岩，镇江丹徒人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进士，授内阁中书，军机处行走。中年以母老告归，无意继续做官，以培养士子为己任，先后主讲过如皋雉水书院、仪征乐仪书院、扬州梅花书院等，培养了不少文士，学人尊之为“春农先生”。博览典籍，学在何义门、陈少章之间。

在扬州执掌安定书院的有23人，均为清代知名学者。学者吉梦熊也位列其中。吉梦熊，字毅杨，号渭崖，江苏丹阳人。清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进士，曾任广东道监察御史、顺天府尹、太仆寺卿等。还担任过《四库全书》的总校官。著有《研经堂文集》、《研经堂诗集》、《丹阳见闻录》等。

扬州商业圈中的镇江商人

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记录了一些有关镇江商号在扬州的经营情况，可与镇江的志书互补，非常有价值。如光绪《续丹徒县志》卷十九云“咸丰以前，吾郡商业故极繁盛”。镇江的商品乘水运之便在国内的其他城市打开市场。雍正年间，镇江商人在上海县开设的王大生烟店和卜春记浙闽广货店久负盛名。扬州城中的南货海味商号多属镇江帮，北京城中也出现了专卖南货海味的镇江商号。

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就有南货海味的详细说明：“ 淮南鱼盐甲天下。黄金坝为郡城鲍鱼之肆，行有二，曰咸货，曰腌切。地居海滨，盐多人少，以盐渍鱼，纳有福室，糗乾成薨，载入郡城，谓之腌腊。船到上行，黑兹白鲦，委积尘封，黄鲞如宁波，海鲤如武昌……行货半入于南货。业南货者多镇江人，京师称为南酒，所贩皆大江以南之产，又署其肆曰海味。”这些资料对研究镇江商业在外地的经营情况提供了帮助。

书中又有：“扬州市酒以戴氏为最，谓之戴蛮，次则周氏，谓之周六槽坊，皆鬻木瓜酒，若镇江府百花酒，扬州盛行之，则有郭咸泰。郭氏丹徒人，郭晋字霁堂，官中书。

书中还有：“多子街即缎子街，两畔皆缎铺。每货至，先归绸庄缎行，然后发铺，谓之抄号。每年以四月二十日为例，谓之镇江会。缎铺中有居晓峰者，丹徒人，工于诗。”

多视角下的镇江元素

由于《扬州画舫录》是一部百科全书类的书籍，书中记载的视角是多角度的，这里面涉及不少有关镇江的元素，记录了一些镇江方志缺失的文史资料，尤显珍贵。如“汪中，字容甫，江都人。谢少宰督学江苏时，自逊以为己学不及中，拔为贡生，名冠大江南北。盐政全公，延之经理金山御书楼。”“文宗阁江都汪容甫管之。文汇阁仪征谢士松管之。汪容甫尝欲以书之无刻本或有刻本而难获者，以渐梓刻，未果行而死……”记录了文宗阁历任典书官的情况，弥补了镇江地方文献的不足。

又有：“汪坤，字元至，号玉屏，旌德人。上诗，广交游，尝于扬州集诗人为会，刻有《吟香馆合稿》。”“李啬生教授为之序。”会中收录了叶建侯，字冠伯，号春屏，丹徒人的诗作。

扬州为南北之冲，不仅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，各类戏曲名家也纷纷到扬州聚集，其中，镇江的戏曲家十分活跃。据书中记载：“大喉咙以蒋铁琴、沈苕湄二人为最，为蒋、沈二派。蒋本镇江人，居扬州，以北曲胜，小海吕海驴师之。沈以南曲胜，姚秀山师之。”还有，镇江通戏曲的还有文人，书中记录了“荆汝为，字玉樵，镇江丹徒拔贡生”等资料。

镇江人的锣鼓也能敲出名堂，给扬州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：“锣鼓盛于上元、中秋二节，以锣鼓铙钹，考击成文，有《七五三》《闹元宵》《跑马》《雨夹雪》诸名。土人为之，每有参差不齐之病。镇江较胜， 谓之粗锣鼓。南巡时延师演习，谓之办差锣鼓。”

另外，在扬州园林建设的过程中，有大批量采用镇江太湖石的记载：“若郡城所来太湖石，多取之镇江竹林寺、莲花洞、龙喷水诸地所产。其孔穴似太湖石，皆非太湖岛屿中石骨。若此二峰，不假矣。”